

地方性变迁: 顺德“饮灯酒”民俗节庆重构

周书云¹, 曾国军²

(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酒店与旅游管理学院, 广东 佛山 528300; 2. 中山大学 旅游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全球趋同化现实与文化多样性保存是当前文化变迁的突出矛盾, 地方传统节庆重构集中展现了这一矛盾。在传统节庆整体发展式微、地方性日渐丧失的背景下, 顺德“饮灯酒”节庆却蓬勃发展。通过参与式观察、访谈方式探索顺德“饮灯酒”民俗节庆的重构。案例研究表明: 节庆形式、规模、对象、内容、主旨等都发生变迁; 节庆的地方性变迁, 是在汇融全球性基础上保持的地方特质; 节庆地方性特质保持与文化自觉有关, 也与人类需求满足相关; 节庆变迁, 有助于认识文化变迁轨迹并指引文化建设。“饮灯酒”节庆变迁, 从学科融合视角拓展地方性研究视野, 为全球化冲击下文化地方性保持提供案例支撑, 为践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 饮灯酒; 顺德; 节庆饮食; 重构; 地方性变迁

中图分类号: TS 97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730(2018)03-0005-06

全球趋同现实与文化多样保护是世界范围内文化变迁的突出问题。现代意识的题旨在于统一, 在于“全球化”。统一固然带来了文明的进步, 但也毁灭了文化的多样性。^[1]新文化地理学发出了保护和拯救地方性、传统性、原真性, 以及塑造地方和传播地方形象的呼吁。^[2]民俗节庆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最有特色的“地方性”文化, 是观察民族文化的窗口, 是研究地域文化的钥匙。^[3]然而, 面对全球化与多元化思潮撞击, 传统节日大体发展式微、变异甚至消失。民俗节庆的“地方性”不足以抵抗“全球性”的浸透, 导致传统文化活力的丧失。在此背景下, 顺德“饮灯酒”节庆(或称“灯酒”“灯酒会”等)却依然保持活力与张力。

“灯酒”曾流传于以顺德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 已有200多年历史。至今, 周边地区的灯酒已衰落或消失, 唯顺德发展昌盛, 地方性十足。它由传统的家族间为庆祝添丁而在正月摆设的喜宴, 发展成家族、社区及被邀请到的亲朋好友包括外地投资商在内, 边喝酒边投灯竞拍的社区慈善义卖、尊老爱老等公益活动, 实现了传统节日在现代

社会语境中的延续、传承和发扬, 展演着文化自信。由此, 引发本文思考: 面对全球化冲击, 传统节日发生了哪些变迁和重构? 节庆变迁与重构中, 地方性保持情况如何? 地方性保持有何意义? 鉴此, 本文选取顺德灯酒节庆为例, 探索文化汇融过程中的地方性变迁。

1 文献综述

1.1 地方性变迁

人类对栖息的“地方”从未停止过思考, 不同时代、不同学科、不同学派等对“地方”的理解不同。“地方”由物理环境、地方人类活动、情境和事件以及基于该地方经历和目的而建立的个人和群体的心理意义构成。^[4]地方性是特定地方的固有属性, 是人地互动而产生的实践结晶体。^[5]地方性是在自身文化积累及与他地互动中, 逐渐形成的区别于他地的独特“地方感”, 该地居民以此为基础形成地方认同, 外乡人能借此识别该地的独特性, 甚至将其视为该地重要的文化符号。^[6]

关于地方性构成。地方性承载了特有风土人情、地方性格和地方想象。^[7]吴必虎^[8]、殷秀梅^[9]

收稿日期: 2018-04-0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71129, 41301140); 国家旅游局旅游业青年专家培养计划(032015102104vl);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GD17XGL63); 佛山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5-BZ11)

作者简介: 周书云(1973-), 女, 湖南邵阳人,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从事民俗、旅游文化研究;

曾国军(1977-), 男, 湖南华容人,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博导, 从事酒店管理和饮食地理研究。

等虽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但都认定民俗节庆等是地方性主要构成部分与重要表现形式。

地方性特色保持,在于变迁中与全球化进行的较量。全球化代表高度流动、不稳定及空间同质化过程,而地方性则体现了本土、稳定、封闭以及高度内生性的惯常实。^[10]全球化是去地方化,它改变地方的文化意义和身份。地方性内涵因其在全球性浪潮中得到传播或交流而逐渐淡然,全球性力量又改写特定地方。^[11]当前,不少学者开展地方性与全球化应用研究,如探讨丽江客栈在文化遗产旅游中的展演机制;^[12]以湖南凤凰古城为例,分析酒吧与旅游古镇地方性建构。^[13]

关于地方性变迁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黄文炜、袁振杰以猎德村为例,从景观、文本、符号以及感知四个维度对猎德村地方性历史演化进行考察,^[14]但这种非自然变迁的地方性研究难以真正代表变迁本义。因此,本文选择了民俗节庆这种在社会情境中自然演变的文化形态作为研究对象,更能体现地方性在遇到全球化冲击时的真实变迁形态。

1.2 民俗节庆变迁

民俗节庆是民众生活方式的表达,地方性是其主要特征。一个地区的生活秩序,人们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特征,都能在节庆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15]民俗节庆研究视角单一。^[16]刘博等对国内外有关民俗节庆文献进行总结,用地方认同理论研究了广州“迎春花市”。^[17]节庆变迁是民族社会生活中的创造物和传承物,由于生活需要而产生,适应社会生活发展而完善和变更,^[18]其变迁有经济、制度、文化等不同路径。^[19]节庆变迁,是社会变迁和人的身份改变的结果,^[20]变迁力量主要有官方政治的介入、民众的认同和急遽的社会变迁。^[21]其中,民族认同是支撑传承的动力与支架,应站在传递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高度研究节庆变迁。^[22]

现有民俗节庆研究,内容上多从文化传承角度对文化变迁模式及力量进行探讨,多研究节庆式微;研究角度上多强调国家给予节庆变迁的影响。本文选择具有活力案例,站在全球视野,探讨传统节庆中地方性保存情况,展现民间力量给予节庆变迁的影响。

1.3 地方性与民俗节庆变迁之关系

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地方性”,^[23]它是文化的

本质属性,各种地方知识集合起来,构成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文化的研究就是对地方性知识的研究。节庆是地方性要素的集中体现,它包含景观、文本、场景、活动,是动态与静态事项的交融。民俗节庆的变迁,是以微观、具体事项方式展现着地方性变迁。

综上,对地方性研究,多论述看得见的物质实体的地方性保存与发扬,对集中体现地方性的民俗节庆的变迁,特别是饮食节庆的研究,似乎还是尚待探索的领域。

2 案例地概况与研究过程

2.1 案例地饮灯酒节庆变迁概况

饮灯酒起源于封建社会为添丁而设的宴请。因“灯”与“丁”谐音,每逢有男孩出生,都会于来年正月以“社”或“庙”为单位举行点灯、挂灯仪式,祈求神灵与祖先庇护男孩成长。

自古富庶、人文蔚盛的顺德,滋养着饮灯酒的繁华。顺德位于珠三角腹地,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发达,民众勤劳务实、自立自强、敢为天下先,创造了“顺德模式”^[24],凸显强盛的地方性生命力与文化特色。^[6]在传承中,饮灯酒慢慢流变。粗略分四阶段:第一阶段,“文化大革命”前,灯点万家,郁郁繁盛。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至改革开放初期,遭禁匿迹。灯酒被视为“封建迷信”和“糟粕”,遭到禁止与取缔。“文化大革命”后因民众生活普遍贫困,灯酒只在一些富裕家族重新举办。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唤醒复苏。民众解决温饱问题,灯酒加入“投灯”、节目表演等庆祝项目,开始带有娱乐性质。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现在,发扬光大。灯酒参加者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

2.2 研究设计与研究过程

本文第一作者定居顺德14年,与当地居民往来密切,以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为主,以问卷调查为辅的方式走访了30余灯酒举办村庄,如容桂南区村、大良红岗仙洞村、龙江新龙村等,拍摄录像与照片,体验节庆气氛、观察节日场景、了解灯酒活动情况。同时访谈了48位研究对象,涵盖顺德世居居民、顺德新居民和顺德外地人等,走访居委会领导、灯酒理事会成员、宴请投灯者、宴请非投灯者四类人群。每位受访者访谈40分钟,访谈方式及主题根据不同群体作出调整。对参与宴请

的非投灯者、顺德新居民、顺德外地人、青年人等对象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了解灯酒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对顺德世居居民、老年人、中年人、灯酒理事会成员、投灯者等对象进行开放式访谈,了解灯酒发展历程、机构动作、组织与举办、竞投心态、灯酒账目、认同程度等,对居委会领导采用座谈与访谈相结合方式,了解社区领导对传统节日的价值认知及支持力度。对灯酒举办时间、举办意义等进行问卷调查,以探究灯酒发展现状及其影响。

3 顺德饮灯酒节庆地方性变迁表径

文化不具有本体性,而只是一种社会的建构,^[25]任何现存的文化都处于变迁中。民俗节庆理想的变迁,应是有选择性、理智性的传承历史事项中的精华部分,同时吸收当代生活养料,不断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积极的内容,将历史传统与现代生活完美结合,在传承中创新。民众主动参与,是节庆传承创新的基础与前提。虽然很多传统节日富有内涵与价值,但激发不了民众热情,因而社会呼吁抢救。顺德灯酒节庆,活动内容、活动规模、活动对象、活动场地等都呈现另外一种状况。

3.1 节庆时间由固定到相对灵活

传统灯酒,生男孩家庭于正月初一进行点灯,正月初六至十六择日举办家宴,元宵过后,灯酒仪式基本结束。而重构的灯酒,各社庙举办时间相对灵活,从正月初五至二月二都有。如大良仙洞村村头的南头社正月初七、村尾的迎仙社正月十三举行,勒流连杜村于正月二十六与“观音诞”合并举办,而大良的石一村接源新旧社、龙江新华西村永福社都在二月初二与土地诞合并举行。42.39%的社庙选择元宵前后举办灯酒,方便民众归乡团聚时参与灯酒活动,也为了团聚后民众带上祝福外出谋生。其他时间举办灯酒,有各社庙的理由。石一村顺德世居一陈姓老人说村里“社公”很管事,农历二月二举办“灯酒”,也算顺便给“社公”过生日,感恩“社公”庇佑。

3.2 节庆形式由单调到丰富

传统灯酒,主要由点灯与宴请组成。上年添男丁家庭将所点之灯在家中、“社公”(土地庙)、总祠堂、二祠(分祠堂)、三祠(支祠堂)等处各挂一盏。花灯上贴红纸一张,上写新添男孩姓名,第几世孙字样。再请族里最有名望的老人抱抱男孩,将男孩名字写进族谱,标志男孩正式成为家族

一员,待元宵前后宴请。添丁人家拿出姜、蛋拜“太公”(族宗)，“太公”出钱(其来源是宗族公有土地所收的地租)请子孙后代中所有男丁宴饮,分猪肉,分姜蛋,并赠一封大“利市”(红包)给新丁,以示祝贺。^[26]

重构灯酒,主要由买灯、投灯、酒宴等六部分组成,投灯是重头戏。买灯,一般由各庙社决定,价格不等,买来的灯及胜利品(顺德俗语,用来祭祀的橘子、姜等物品)常要在庙社或祠堂摆放七天,让其沾染福气与灵气,给投灯人带来更多好运。到了灯酒举办当晚,主持人会拿灯巡游现场。如果举办地比较开阔,巡游后将花灯摆放在事先设置好的舞台上;如果举办地不开阔,巡游后仍摆在庙社或祠堂。鞭炮响后,灯酒宴正式开始,会有人提着香油箱,一边发放祝福红纸,一边接受现场捐赠,谓捐“香油钱”。宴会不久,开始主轴戏——竞投头炮、花灯及其他物品活动。民众非常重视头炮、头灯,认为是最有福气与灵气的吉祥物,竞价往往也是最高的。经过庙社或祠堂洗礼的花灯,被冠以好意头名字如“生意兴隆”“添丁发财”“一帆风顺”等。灯数目一般从六盏到十二盏不等,材质多为玻璃或塑胶。宴会结束,投中者去庙社或舞台取灯,将其放家或公司,以求顺利吉祥,来年按比例免费获赠下一年餐席。除此外,部分庙社在灯酒后请乡民看表演,大都以粤剧为主。有些庙社还将敬老与灯酒结合,如容桂海尾三官堂庙,中午免费宴请老人,给老人红包;晚宴结束后,专门邀请粤剧团队举办粤剧晚会。有些灯酒还会举行一些捐助贫困学生活动。

传统灯酒节庆,从点灯到挂灯,都有相应仪式。如在家中祖先灵牌位前点灯,在社庙、宗庙等处挂灯,气氛严肃凝重,只有宴请时才有欢乐气息。重构灯酒仪式从简,活动多样,酒宴与投灯结合,气氛热烈。有些社庙会外请狮子队迎客,专业主持人主持,粤剧大师表演,席间穿插歌唱助兴,尽量满足民众娱乐休闲放松需求。

3.3 节庆主体由“小我”到“大我”

传统灯酒活动主办者为生男孩家庭,宴请对象是亲人,活动主体局限于“家族”,关注“小我”。现在灯酒活动村里的每家每户都参与,关注的是以社区为主的“大我”。宴请对象范围更广,附近工厂、协会、机关等都可报名参加,不少工厂将开工饭融入灯酒宴中。传统灯酒常于祠庙举办,能

够容纳参加者;随着祠庙压缩及参加人数增多,现代灯酒需要更大的公共活动空间。一般灯酒规模都在250桌左右,顺德容桂南区接龙社,灯酒规模2010年、2013年、2014年、2015年分别为80、130、286、283桌;因场地限制,2016~2018年都控制在280桌内。

随着活动主体重构,灯酒管理越来越规范科学。村里每年都会通过自愿或选举方式产生灯酒理事会或委员会,负责活动筹备、执行、经费收支等。灯酒的每一笔善款来源、去向都记载清楚。灯酒认购都得到保证,村民每家每户至少可订购一桌,投灯者奖励相应宴席。竞投资金用于慈善公益开支及来年灯酒举办基金。活动中各方关系都处理得好,受到各方支持。

3.4 节庆主旨由“功利”到“公益”

每一项传统文化活动事项,都有特殊内涵。“节日作为集体共享的特殊时间,有特定的精神核心,以实现对群体的吸附与主导。精神是文化的核心,节日精神是凝聚群体、组织仪式活动的心理保障,如果节日失去精神核心,节日也就成为没有意义的空洞符号,它离消亡也就不会太远。”^[27]传统灯酒为添丁而祝福,呵护男孩生命,祈求家族平安幸福,关注小我利益,这与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相呼应。重构灯酒淡化性别差异,关注“大我”平安与幸福。席间投灯,是最有冲击力的仪式,投灯得来的善款,用来开展尊老爱老、筑路修桥、扶助贫困等公益活动。参加者随喜捐款,传播社会大爱。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升华与践行,具有增加村民凝聚力,体现社会温暖等多方意义。

3.5 节庆意义由单一到多样

传统灯酒是庆祝添丁,维系家族情感的一种方式,举办者、参加者都明白节庆意义。而重构灯酒,虽然参与的人多,但对灯酒举办意义了解的人少。笔者曾在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对顺德籍学生做过调查,听说过灯酒的占71.01%,参加过灯酒的占69.57%;灯酒举办意义不了解的占55.69%,了解一点点的占31.25%,只有13.07%的人了解。但这并不妨碍对灯酒举办好的评价与认可(占81.16%)。深度访谈得出,灯酒节庆意义理解多样。本地年轻人参与节庆,有的是迫于压力,受长辈的要求且将其作为表现孝心的场合而参加;有的是出于自愿,借助节庆与平时难团圆的亲朋好友相聚交流;还有的是本着对传统的责任意

识,认为这项活动应当流传下去,不能在自己这一代消失。当然,也有投灯者、参与者认为节庆确实能带来吉祥、平安、幸福。灯酒节庆组织者多由所在社区老年人志愿担任,他们早已从传宗接代观念中走出来,希望活动能使社区和谐兴旺。外地人参与节庆,认为它地域特色鲜明,宴请特殊,气氛热烈,利于融洽人际关系。

灯酒在当代发生变迁并重构,从宴乐到竞投,由家庭个体行为走向社区集体行为,从“小我”走向“大我”,从祈福走向捐助,体现民众对传统节日无法抗拒的热情,展现变迁的力量(详见表1)。灯酒节庆融合了外地与本地、城里与乡下、家庭与社区、社区与社区之间关系,并向顺德外的灯酒举办地产生辐射与示范作用。

表1 饮灯酒节庆重构解读

事项	传统的饮灯酒	重构的饮灯酒
性质	迷信活动	社交聚会、竞拍、慈善活动
目的	人丁兴旺,祭祖告祖,讨吉利	团结、募集善款、欢庆、平安
活动对象	家族	家族、社区及被邀请的好友
主要形式	点灯、挂灯	买灯、投灯
主要内容	宴请	宴请、投灯拍卖、娱乐活动

4 结论与讨论

我们通过对顺德灯酒节庆的深度调查、访谈和研究,得出结论如下:

第一,顺德灯酒节庆活动时间、形式、对象、规模、内容、制度、主旨等都发生了变迁。最先表现在形式和物质层面,而后表现在内容、活动主旨、制度等精神层面。现代许多变迁都起始于物质文化方面,在形式上表现明显。物质文化先变迁,而后引起非物质文化变迁,非物质文化比物质文化变迁慢。^[28]

第二,节庆地方性变迁,是在汇融全球性基础上保持的地方特质。随着全球化发展,文化生产是一种在文化汇融中不断重构的社会过程,^[29]地方性与全球性是文化生存的一体两面。^[11]顺德从自然环境到社会组织,从行为方式到民间信仰,从经济到文化,与其他地区相比,都具有鲜明地方性。顺德灯酒变迁,如节庆时间、形式、规模、场地

等,具有全球流变的共同表现成分,但尊老、仁爱等顺德传统人文精神特质,竞投、宴饮等节日展演,善款的公益性使用等,都带有“顺德”特色。

第三,节庆地方性特质保持与文化自觉有关,也与人类需求层次相关。文化自觉在于文化比较后即在文化价值比较基础上形成的对一己文化特性之认识。^[30]灯酒节庆有着顺德特质,仁爱古韵在节日中屡有体现,如清明祭祖太公分猪肉、端午扒龙舟竞投龙舟品等,折射出顺德对文化自觉的觉醒与践行。节庆地方特质保持,也与人类需求层次相关。人具有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层次。传统与重构的灯酒仪式、投灯者心态,显示出求吉、求祥的安全需求。传统灯酒通过点灯挂灯等仪式,告知族人生命诞生,取得社会身份与地位;重构灯酒体现地方(社区)归属感,因而外地人也愿意参与投灯与宴请。传统与重构的灯酒,都有宴饮情节,能够满足交往、娱乐需求。自我尊重与自我实现,作为需求的最高层次,表现在投灯过程中,明知竞投花灯价格高,但乐此不疲,在助人同时,升华自我。尊重地方历史、追求人性向善向上的文本再现会强化地方性。^[6]因而,重构的灯酒在寻找精神原点、满足人性化需求中不停变迁,依然繁华。

第四,节庆变迁意义重大,有助于认识文化变迁轨迹并指引文化建设。文化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灯酒对“大我”的“公益”追求,正是文化变迁后产生的新的文化功能,将传统的仁爱精神发扬光大。这种功能,情系个体与群体、家庭与社区、外地与本地。灯酒变迁案例,有助于认识文化变迁轨迹及其走向,对于传统文化发展指引、和谐社会建设、精神文明提升等都有积极意义。

本文研究贡献如下:一是为全球化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变迁中地方性保存与发扬、民族文化自信提供鲜明案例支撑。顺德灯酒节庆是民众自发对传统文化进行解构与有意义的重构行为,变迁中保持了民族性与地方性,彰显“地方性即世界性”的魅力。二是本案例为发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提供借鉴。灯酒的变迁与重构,破解了传统文化在当下实践发展中的个性、传承、开发、利用、创新等难题,在传统文化创造性传承方面具有典型意义和现实意义。三是本研究从学科融合视角拓展地方性研究视野。地方性、变迁、传统节日分别属于地理学、社会学、民俗学研究的范畴,

将三者融合研究的文献较少。本文尝试寻找传统文化地方性变迁规律,展现学科融合的力量。

本文尚存在如下不足:灯酒是200年前流传于珠三角地区的民俗节庆,但本文重点调查的是顺德容桂、大良、龙江等村镇的灯酒,未能对所有举办灯酒村镇进行全面细致调查;也未能对顺德外“灯酒”举办地做共时案例对比调查与研究。文中结论是否适合其他传统节日、传统文化变迁,如何进行传统节日的地方性多案例比较等都有待进一步探究。

参考文献:

- [1] 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54.
- [2] 李蕾蕾,张晗,卢嘉杰,等. 旅游表演的文化产业生产模式:深圳华侨城主题公园个案研究[J]. 旅游科学, 2005, 19(6): 44-51.
- [3] 高占祥. 中国民族节日大全[M].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3: 17.
- [4] RELPH E.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M]. London: Pion, 1976: 45.
- [5] 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M]. 杨淑华,宋慧敏,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87.
- [6] 曾国军,刘梅,刘博,等. 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的过程研究——基于符号化的原真性视角[J]. 地理研究, 2013, 32(12): 2366-2376.
- [7] 钱丽芸,朱竑. 地方性与传承:宜兴紫砂文化的地理品牌与变迁[J]. 地理科学, 2011, 31(10): 1166-1171.
- [8] 吴必虎,宋治清. 一种区域旅游形象分析的技术程序[J]. 经济地理, 2001, 21(4): 496-499.
- [9] 唐顺英,殷秀梅. 游记对旅游地地方性的影响研究——以曲阜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4, 33(3): 111-116.
- [10] MERRIFIELD A. Place and Space: A Lefebvrian Reconciliation [J]. Transa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S, 1993, 18(4): 516-531.
- [11] 王建光. 张力与裂变:地方性视野中的庙会文化及其转型[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0(3): 135-136.
- [12] 冯展文. 全球化与地方性在文化遗产旅游中的展演机制——以丽江古城客栈为例[D]. 昆明: 西南林业大学, 2012.
- [13] 陈霄. 酒吧与旅游古镇地方性的建构——以湖南凤凰古城为例[J]. 热带地理, 2014, 34(1): 58-65.

- [14] 黄文炜,袁振杰. 地方、地方性与城中村改造的社会文化考察——以猎德村为例[J]. 人文地理, 2015, 30(3): 42-47.
- [15] 张海云. 青海贵德汉族节庆民俗变迁研究——以三河地区春节民俗为例[J].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3): 62.
- [16] 萧放,董德英. 中国近十年岁时节日研究综述[J]. 民俗研究 2014, 114(2): 75-89.
- [17] 刘博,朱竑,袁振杰. 传统节庆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意义——以广州“迎春花市”为例[J]. 地理研究, 2012, 31(12): 2200.
- [18] 钟敬文. 民间节日与民族文化[J]. 民族艺术, 2008(3): 6.
- [19] 马威. 嵌入理论视野下的民俗节庆变迁——以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中国畲乡三月三”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2): 38-43.
- [20] 储冬爱. 社会变迁中的节庆、信仰与族群传统重构——以广州珠村端午“扒龙舟”习俗为个案[J]. 广西民族研究 2011, 106(4): 71.
- [21] 张士闪,李世伟,王见川. 关于中国台湾地区传统节日传承与变迁的考察报告(1945-2010)[J]. 艺术百家 2013, 133(4): 34.
- [22] 熊少波,周平. 湖南传统节庆体育流变研究[J].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2015, 31(4): 100.
- [23] 张晓松. 历史文化视角下的贵州地方性知识考察[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1.
- [24] 陈春艳. “顺德精神”的文化解构——以民风、民俗为视角剖析“顺德精神”[J].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 6(2): 4-6.
- [25] 曾国军,刘梅. 饮食地理与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J]. 旅游学刊 2013, 28(3): 10.
- [26] 王艳美. 饮灯酒[M]//中共顺德区委宣传部. 人文顺德.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 19.
- [27] 萧放. 传统节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M]. 学苑出版社 2011: 120.
- [28] 奥格本 W F. 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M]. 王晓毅,陈育国,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144.
- [29] 曾国军,孙树芝,朱竑,等. 全球化与地方性冲突背后的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 基于广州的案例[J]. 地理科学 2013, 33(3): 291-298.
- [30] 赵旭东. 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转化[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53(3): 122.

Local change: reconstruction of Shunde “Lamp Liquor” folk festivals

ZHOU Shuyun¹, ZENG Guojun²

(1. Tourism and hotel department, Shunde polytechnic college, Shunde, 528300 China;

2.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 fact of global assimilation and the object of pursuing cultural diversity are a pair of prominent contradictions in worldwide cultural change. And local traditional festivals also reflect this trend.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has declined and its locality loses increasingly, while the Shunde “Lamp Liquor” festival is booming. Based on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the paper explor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Lamp Liquor” festival. The case study indicates: Firstly, various aspects of the festival have changed, such as scale, object, content, form, system, theme, and so on. Secondly, the change of folk festival locality is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n the basis of globalization. Thirdly, the keep of festival local traits is related to not only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but also the level of which human needs meet. Fourthly, the case study of festival change is conducive to understand cultural change path and guide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e change of “Lamp Liquor” festival provides the support for local keep under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and offers th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development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research expands the locality research vi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ipline convergence.

Key words “Lamp Liquor” festivals; shunde; folk festival; reconstruction; locality change

(责任编辑: 王芙蓉)